

叙实性和事实性：语言推理的两种导航机制*

袁毓林

(北京大学 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 要: 文章讨论叙实性和事实性在语言推理中的导航作用及其运作机制。首先说明了人类内在性的语言能力使得人们能够抓住语言表达的形式线索来进行真值判断和语义推理, 强调语言能力落实在具体的词项和构式之中。接着论证了叙实性表达的真值的可靠性问题, 揭示了其背后的交互主观性和语义推理方面的指引功能, 并援引动力学的相关观点, 说明反事实表达背后的因果推理可以用“力动态”的心智模式来解释: 如果“拮动力”导致“主动力”改变了其固有状态, 那么在“拮动力”缺失的情况下, “主动力”会做些什么。文章还讨论了叙实性跟命题态度与言语行为的关系、英语与汉语在反事实推理方面的差别等问题。

关键词: 叙实性; 事实性; 语言推理; 交互主观性; 因果推理; 力动态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2020)01-0001-09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20.01.001

1 引言：语言推理有窍门

人类长着一颗贪婪的大脑, 不知疲倦地追寻宇宙苍生的真相与意义,^①永无止境地辨别世间万物的虚实与真伪。人们用语言进行思维和交际, 对于语言表达所指称或陈述的事物的真假, 自然也会特别敏感。并且, 人们通常能够透过语言表达, 很容易对有关命题的真假作出判断, 或者推出结论。当然, 有时候语言推理的过程也会颇费周折, 甚至无功而返。例如:

(1) 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卫视对口相声《卖假肢》中的片段:

- 甲: 你卖假肢给我二大爷?
乙: 我卖什么假肢给你二大爷了?
甲: 你卖假肢给我二大爷。
乙: 唉! 那是因为你二大爷缺一条腿。
甲: 你卖的是假假肢!
乙: 假假肢? 那不成了真货了吗?

(2) 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外国人, 他却卖力地假装是外国人, 说着洋腔洋调的汉语。(自拟)

(3) 有人像苏·凯瑞(Sue Carey)就表明, 我们的科学能力不过是一般的推理、钻研等常识能力的自然发展。我不太相信。我感觉科学涉及十分不同的心智能力。(乔姆斯基(2011),^[10]中译本第99页)

(4) 1993年美国盛传一个笑话。说的是一次克林顿夫妇在驱车经过希拉里家乡时, 看到希拉里过去的一个男朋友正在加油站工作。于是, 夫妻两个有如下对话:

克林顿: 如果你当初没有嫁给我, 你可能会成为加油工的妻子。

希拉里: 如果我当初没有嫁给你, 那当总统的就该是他了。(Pinker(2007),^[15]中译本第249页)

(5) 伍迪·艾伦有一句名言: “我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不是别人”。(改编自Pinker(2007), 中译本第247页)

(6) 网上流传这样一道智力测验题:

有人说: 如果昨天是明天的话就好了, 这样今天就是周五了。请回答: 句中的今天到底是周几?

例(1)中语素“假”的多义性(“伪造的”-“人造的”), 给咬文嚼字的人提供了设置意义陷阱的机会。例(2)中“知道”的宾语小句“他不是外国人”的所指命题必须是真的, 相反, “假装”的前一个宾语小句“[他]是外国人”的所指命题必须是假的; 但是, “假装”的后一个宾语小句“[他]说着洋腔洋调的汉语”的所指命题似乎又是真的。问题是: 假装出来的行为怎么能够是真的? 例(3)中“表明、相信”的宾语小句“我们的科学能力不过是一般的推理、钻研等常识能力的自然发展”、“感觉”的宾语小句“科学涉及十分不同的心智能力”的所指命题可真可假,

* 本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项目编号: 18JJD740003)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项目“语言认知的神经机制”(项目编号: 2014CB340502)的资助, 初稿曾在复旦大学主办的“2018年汉语句法语义理论学术讨论会——叙实与事实”(2018年3月, 上海)上进行大会主题报告, 《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人给本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其真值完全取决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信念。例(4)中克林顿夫妇各自的反事实假设,构成了两种虽然诡异但跟真实世界较为接近的可能世界。^②例(5)中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那句名言,反过来说,就是一个反事实假设条件句:“如果我是别人(而不是现在的我),那么将一生无所遗憾了。”至于例(6)中的答案,需要在由周一至周日组成的、具有序列关系的时间标尺(sequential scale)上,对虚拟的“明天(=真实的昨天)、今天(周五)”与真实的“昨天、今天(周六)、明天”进行对勘和周值的代入,才可知虚拟世界比真实世界快2天,因此,把虚拟世界中“今天”的周值(周五)减去2,就是真实世界中“今天”的周值(周三)。像上文例(2)(3)中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的真值的能力或性质,就是语义学上所谓的叙实性(factivity);像上文例(4)–(6)中语句表示其跟实际情况不同或相反的性质,就是语义学上所谓的事实性(facticity)。

可见,一方面,语言运用无小事,不动脑筋会出错;另一方面,语言推理有窍门,略施小计悟妙谛。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语言表达提供的种种形式线索,循着语言推理的轨道,很好利用叙实性和事实性等各种语言推理机制。而这一切,背后又拜所谓的人类内在性语言能力所赐。下面就简单讨论一下人类内在性语言能力的性质及其在外部语言中的具体落实。

2 语言能力落实在具体的词项与构式之中

众所周知,乔姆斯基(Chomsky)主张,人类具有天赋的习得语言的内在性能力,这种基于遗传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形式化表征就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理论。^③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理解儿童如何习得语言,以及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及其语言的本质都有深远的意义,并且被很多人认为是对当时(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直接挑战。

1959年乔姆斯基在《语言》杂志上发表《评Skinner的〈言语行为〉》,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的《言语行为》(1957)一书进行了评论。因为斯金纳在该书里试图用行为主义理论解释语言问题。斯金纳指出,人类的语言行为只是刺激和反应。其中,看见、听见和感觉到的东西是刺激,说出的话是反应。辨识出刺激,就能预测会有什么反应。他将“言语行为”定义为一种从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行为。乔姆斯基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说法。

乔姆斯基(1959)的主要观点是,将实验室里研究动物行为的原则应用到实验室之外的人类身上是毫无意义的,要想理解人类的复杂行为,我们必

须假定负有终极责任的大脑中有一些无法被观测到的实体。乔姆斯基认为,成年人的大部分心智能力都是“先天的”(innate)。尽管儿童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某种语言,但是所有儿童都天生具有很强的“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在出生后最初几年中很快地掌握某种语言。乔姆斯基(2006)又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对语言而言,“知识所依赖的原则”是人们所习得的“内部语言”(I-language)的原则。^{[9]3}他还说:“习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这一物种所特有的能力,有很深层的限制性的原则决定着人类语言的本质。并且这些原则被深植于人类心智的特性之中。”^{[9]110}

乔姆斯基(2011)还认为语言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anguage)是自然科学,他视语言为一种生物系统,由个体进化而来并且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语言的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何为自然语言,是什么将其赋予了人类(而不是其他生物),如何解释语言的出现和人类惊人的认识能力的形成。^④乔姆斯基坚信,人类语言能力和其他理性能力(比如数学能力等)是人类固有的本质,源于基因遗传(第一因素)造就的天赋结构(比如普遍语法等)。^⑤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无法当真的、近于宗教信仰式的原则”,^⑥他也不怕被冠以“神秘主义”的恶名。他主张坦然地接受我们暂时无法弄清楚的一切,并以此为起点着手研究。^⑦

我们赞成乔姆斯基关于儿童生下来头脑中并不是一块白板(blank slate),而是有各种先验的认知结构和语言能力这种观点。但是,我们相信,在语言运用中,基于经验的概念结构是认知结构和语言能力发挥作用的基础性认知资源,对于语句构成及其意义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如乔姆斯基(2011)所指出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词项与概念之间存在什么差别,我们并没有什么独立于某种特定语言之外的概念。比如,“驴”是一个词项,也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语言的概念,也是一个进入思想的概念。概念显现在语言之中,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不是独立于语言之外而存在。概念本身是否源自语言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能力。^⑧通过调查语言运用中的实际事例,我们发现制导语义推理的许多机制就内置于语言具体的词项或构式之中,或者说,隐含在词项和构式中的某种语义成分及其背后的概念结构,甚至还有其外在的形式标记或线索,它们透露了说话人在命题的事实性或主观态度上的倾向性。其中,具有不同的叙实性功能的谓宾动词和不同类型的反事实表达句式,就为

语言推理规定了方向和设定了轨道,从而成为方便人们语言生成和理解的导航机制。下面,我们分别讨论叙实性和事实性这两种语言推理的导航机制。

3 叙实性表达背后的交互主观性和推理指引

如果词语的意义果真是进入思想的概念,从而成为“思想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的基石,^⑨那么,我们人类文化和思想中各种关于事物真假的信息,应该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或已经直接在词汇上进行了编码。这种情况,在汉语中表现为用“真、假、虚、实、伪”等语素作标记。例如:

(7) 真迹/真品-赝品/仿品;真理-歪理/谬论;真皮-人造皮;真情/真心/真意-假意;真丝-人造丝;真情/真相/实情-假象;真话/实话-假话;真名/实名-假名;实木-人造板材。

(8) 假花-真花;假钞/假币/伪钞-真币;假发-真发;假枪-真枪-仿真枪;虚名-实学;虚岁-实岁;假性近视-真性近视;假牙-真牙。

(9) 假案-(真案);假山-(真山);假小子-(真小子);[打]假球-([打]真球);假嗓子-(真嗓子);伪科学-(真科学);伪书-(真书);伪君子-(真君子)。

(10) 假账-(真账);假肢-(真肢);假道学-(真道学);假面具-(真面具);伪证-(真证[据])。

例(7)中表示真假两种概念的词汇都是有标记的。例(8)中表示假概念的词汇在构成上是有标记的,在使用上反而是无标记的(要表示这种概念,只能用“假-”这种有标记的词汇形式);表示真概念的词汇在构成上是有标记的,在使用上也是有标记的(要表示这种概念,本来不需要用“真-”这种有标记的词汇形式)。这种情况,比一般的“标记颠倒”

(markedness reversal)现象还要复杂和有趣。通常的标记模式是中性或正面意义用无标记形式(如 like, accurate),偏离或负面意义用有标记形式(如 dis-like, in-accurate; *dis-hate, *in-fuzzy)。因此,偏离正常的花朵、枪械的“假花、仿真枪”要用类前缀“假/仿真-”作标记,而正常的“花、枪”则可以不类前缀“真-”作标记。但是,随着有标记形式及其所反映的现象(或概念)的盛行,为了强调或防止混淆,本来无标记的中性或正面意义也可以用有标记的形式来表达(如“真花、真枪”),于是出现了这种偏离常规标记模式的标记颠倒现象。

例(9)(10)的情况跟例(8)相似,但是表示真概念的词汇形式反而很少使用,甚至是不存在的,如例(10)。当人们使用其中某个词来陈述(predicate)某种事物时,说话人就是在实施对外部世界中某种事物进行真假判断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并且承诺了相应的社会(道德、法律等等)责任。

当然,表示真假两种概念还可以用“真、假、所谓、貌似、疑似”等区别词修饰名词性成分,构成短语形式。例如:

(11) 真警察-假警察;真的和田玉-假的和田玉;所谓的新兴产业;貌似女子;疑似病例。

(12)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1月25日一期刊登题为《我的真相是用来对付你的——与假情报进行战争》的文章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大规模操纵舆论创造了全新的机会。今后,“假新闻”将会显得十分真实,甚至诱发国家间开战。(参考消息网2018-2-19)

(13) 哥白尼很怀疑所谓的太阳绕着地球转的真理。(自拟)

(14) 日前,一张疑似泰国前总理英拉及其兄长他信现身阿联首迪拜一家牙科诊所的照片,引发了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海外网2018-3-2)

上面这些用“真、假、所谓、貌似、疑似”类词汇标记来表示概念真假的情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⑩比较复杂的情况是,有的动词的语义结构中有明确指引其宾语所指命题的真假的信息(作为一种词汇预设)。例如:

(15) a.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韩愈《晚春》)
b.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6) a.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b.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鸱雏竟未休。(李商隐《安定城楼》)

(1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

(18)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

“知(道)”和“疑(是)”反映的是两种相对的认知状态:前者是主语所指(也可以同时是说话人)意识到其宾语所陈述的某种事态是一种事实,即预设其宾语所指命题为真,即使在前面加上否定词“不”,仍然如此。这种谓词被称为叙实谓词(factive predicates)。^⑪后者是主语所指(也可以同时是说话人)意识到其宾语所陈述的某种事态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假象或幻觉,即预设其宾语所指命题为假。这种谓词被称为反叙实谓词(counter-factive predicates)。^⑫

但是,更多的谓宾动词只反映其主语所指所持有的某种信念,却并不承诺或明示其宾语所指命题为真,也不预设或暗示其宾语所指命题为假。例如:

(19) 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26日访问美国第一千金伊万卡,抛出辛辣问题“是否相信指控特朗普性骚扰的人?”伊万卡迟疑一下后表示被记者的问题冒犯,称该问题“对一位女儿而言很不礼貌。而且我父亲坚

持自己被指控性骚扰不是事实”。伊万卡又说,“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拿去问任何人的女儿”。伊万卡也称自己“知道父亲的为人,我认为身为一位女儿有权利相信自己的父亲”。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2-27)

上例中“相信、坚持、认为”并不预设其宾语所指命题的真值,最多只是表示主语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而对有关信息(评价客体)的一种主观立场(stance)而已。^⑬这种谓词被称为非叙实谓词(non-factive predicates)。这样,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可以根据其叙实性而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叙实谓词、反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

由于叙实谓词预设其宾语(或主语)所指命题为真(或者是一个事实),因而谁使用这样的谓词来叙述某种事情,谁就要面临使用其他谓词所没有的道德责任或法律风险,甚至是牢狱之灾。比如,Pinker(2007)就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美国总统小布什2003年1月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到下面一句话:

(20)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learned that Saddam Hussein recently sought significant quantities of uranium from Africa. (英国政府已经获悉,萨达姆·侯赛因近近期向非洲求购了大量的铀矿石。)

那布什到底有没有说谎?由于learn(获悉)是叙实谓词,意味着说话人相信其宾语小句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认为“布什说谎了”的人们,在语义学上的直觉是:既然布什当时用的是“has learned”(已经获悉),那么萨达姆向非洲求购了大量的铀矿石必然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那么就是“布什说谎了”。叙实谓词预设其宾语所指命题为真的逻辑,成为批判者们指责布什说谎的依据。但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另有说辞。他在为布什辩护时说:该声明“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是准确的”。当然,这种辩护虽然有点儿强词夺理,但是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叙实谓词只是表示说话人相信其宾语小句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确定某件事情一定是真的。^⑭正如马克·吐温所说:

这个世界的问题并不在于人们知道得太少,而在于他们了解太多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的事情。

在我年轻时,我什么都记得住,不管是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的;而现在我的机能正在日益衰退,用不了多久……我就只能记住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了。

上文中的“知道、了解、记(得)住”等都是叙实谓词,其宾语小句所叙述的事情理应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你以为是真实可信的事情,却又可能是假象、幻觉,甚至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这位大作家果真洞悉叙实谓词在预设事情的“确信度”上的悖

论性质。^⑮此外,我国先秦时期哲学家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也是一场关于他者经验是否可知的辩论。^⑯可见,由一个叙实谓词引起的“布什到底有没有说谎”,远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

具有叙实性功能的谓词大多数是能够带小句宾语的动词,^⑰它们跟主语和宾语小句一起组成补足语构式(complementation constructions)。根据Verhagen(2005)的研究,这种补足语构式中真正表达话语基本内容的是宾语小句;而主句谓语动词主要是表达意识主体的心理状态或过程的“心理空间建造者”(mental-space builder),相应地,主句主语是一种“站在前台的概念化者”(onstage conceptualizer)。补足语构式的话语功能是:邀请站在后台(ground)的概念化者(听话人)跟站在前台的概念化者(主句主语)以及说话人进行认知上的协作(cognitive coordination),并且指导听话人按照说话人通过主句(包括主句主语和主句谓语动词)所指定的方式来对宾语小句进行认知解读(cognitive construe)。因此,这是一种具有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功能的语言表达形式。^⑱从叙实性的角度来看,补足语构式的语义特点就是:说话人通过主句谓语动词(不同类型的叙实性谓词)来规定宾语小句的真值情况:或者是真的(叙实谓词),或者是假的(反叙实谓词),或者是真假不确定的(非叙实谓词);并且明示宾语小句所表示的信息的来源和证据,从而指导听话人谨慎对待宾语小句所表示的信息的真实性。比如,上文例(20)中说话人(布什总统)巧妙地把应该对“萨达姆正在研制核武器”这一信息的真实性的负责主体,推卸到了站在前台的概念化者(主句主语)“英国政府”身上。因此,叙实性其实是语言表达的交互主观性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

4 反事实表达背后的因果推理及其动力学机制

乔姆斯基(2006)多处提到,考古人类学的记录暗示,在大约五至十万年前的某个时期,人类进化中出现了一个“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开始有了创造性想象、计划制定、工具的复杂使用、艺术、符号性表征,以及对月相之类外部事件的记录等。看起来,这大约就是语言被整合后出现的时间。因此,认为语言和这些复杂认知行为之间存在关联的推测并非没有根据。如果某个原始人有语言能力,他便可以作出计划,可以思考和理解,可以想象其他情景(包括并非现场的情景),并且可以从中作出选择或者形成看法,然后在某个阶段,他可以通过语言对一些情况进行表达。……语言不只是

将信息组织起来，它还有创新能力。我们可以考虑这个世界按这种做法、不按这种做法就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哪怕是不会有实物形态的东西，我们也能想象出来。^{①⑨}值得注意的是，乔姆斯基提及的“想象其他情景”和“考虑这个世界按这种做法、不按这种做法就会是什么样子”加起来，就差不多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了。^{②⑩}可见，反事实思维是现代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②⑪}

有足够多的观察和记录表明，不同的种族和人群在反事实思维的运用和语言表达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②⑫}下面，我们通过两个分别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刑事案件，特别是其中两位原告诉状中的归因表达来说明这一点。

（21）2017年1月9日，唐山曹妃甸区柳赞镇发生摩托车相撞事故，其中一辆车的驾驶人张永焕逃逸。正在现场的朱振彪驾车追赶，两人一前一后行至一处铁道时，张永焕被火车撞击身亡。尽管承认父亲存在肇事逃逸情节，但张永焕之子张殿凯坚持认为，朱振彪的穷追不舍，是导致父亲被撞身亡的原因。他因此将朱振彪告上法庭，提出共计约60万元的赔偿要求。

张殿凯在庭上表示，朱振彪的追赶，是父亲走上铁轨并被撞死的主要原因。此外，现场监控录像显示，父亲提出“你再过来，我就上铁道了”时，朱振彪并没有停止追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朱振彪是有责任的”。

朱振彪的代理律师周存鹏提出，朱振彪的追赶，主观目的是等待警察到场处理。张永焕主动走上铁道，且在走上铁轨后，朱振彪始终保持相对较远的距离，并没有对张穷追不舍，“这种距离是为了保证张永焕在朱振彪的视野内，张永焕的死，不是朱振彪积极追赶或者放任的结果”。

昨日下午，唐山滦南县法院认定，朱振彪的追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对张永焕的死亡不构成民事侵权责任过错，其行为和张永焕死亡之间不具有法律因果关系，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新京报》2018-2-13）

上例中，诉讼双方对被告的追赶行为和原告父亲的被撞身亡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持有相反的主张。原告对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表达是凭直觉的平铺直叙，没有从反面进行假设，即：如果没有被告的追赶行为，就不会有其父被撞身亡的结果。这引导人们去推论：被告的追赶行为是原告父亲被撞身亡的充分必要的条件。

（22）有这么一个由间接因果关系引起的实际难题，这个难题就连哲学家们也都无能为力。长岛的一个寡妇提交了一份1600万美元的过失致死的诉讼，她起诉的对象是贝尼哈娜日式连锁餐厅。该餐厅的一名厨师模仿成龙在电影《好好先生》（Mr. Nice Guy）中的表演，试图用锅铲将一只烤虾投进其丈夫的嘴里。该厨师第一次将一只烤虾投向该男子的

妹夫，但没投中，结果打中了他的额头。随后他又将另一只烤虾投向该男子的儿子，结果打中了他的手臂。最后，厨师又将第三只烤虾投向了正试图扭头躲开的本案受害者，她的丈夫。晚餐过后，她的丈夫开始感到颈部疼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接受了两次脊髓手术。第二次手术后，由于术后感染，他最终死于败血症。据《纽约法律周刊》（New York Law Journal）报道，该妇女的家族律师援引了反事实因果关系理论：“如果不是那次投食事件……（这个人）现在可能还活着。”贝尼哈娜方的律师则含蓄地援引了力动态的相关理论：“贝尼哈娜对其（该男子）死亡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个因果链中的第一个环节或第二个环节与该男子5个月之后的死亡之间存在着一个断档。”大概是出于人类心智的本色，陪审团最终还是作出了对贝尼哈娜有利的裁决。（Pinker（2007）中译本，第270-271页）

上例中，原告律师的反事实表达“如果不是那次投食事件……（这个人）现在可能还活着”，差不多是在引导陪审团认定：贝尼哈娜厨师的投食行为，是原告丈夫死亡的直接的主要原因。这说明，相对而言，国外的法庭辩论更加偏好使用反事实表达。

可见，反事实推理是因果推理的一种极端和夸张的表现形式。它把有关事实置于一个虚构的可能世界中，对其中的一个条件进行重新设想，推导出跟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的结果，并且据此进行归因（把一个条件认定为主要原因或充分必要条件），以便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因此，这种追求片面的确证的论证方式，使得其推论的有效性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例（22）中，导致原告丈夫死亡有一系列的原因，贝尼哈娜厨师的投食行为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始发性肇因），但是未必是主要原因。因为很显然，只要手术正确和医疗得当，术后感染和死于败血症等严重后果都是可以避免的。

问题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心理上，反事实推理常常是可以接受，并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反事实推理往往是符合人们的逻辑直觉的？这要追溯到作为反事实推理基础的因果推理的动力学机制上。根据Pinker（2007），人们有一种直觉：世界是由有因果力的机制和力量（某种由原因传输给结果的推动力、能量或吸引力）所组成的。……人类对因果威力的习惯性幻想以及迫使自己顺应它们的习惯，自远古时代起就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习俗。不仅如此，它还为服都教、占星术、魔法、祷告、偶像崇拜、新时代的灵丹妙药以及其他的巫医神术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就连那些令人尊敬的科学家们，也不甘心仅仅停留在对这表面关联性的简单记录上。相反，他们会设法撬开大自然的黑匣子，从中挖掘出那些发挥决定作用的隐藏力量。当然，有些

时候他们所挖掘出的隐藏力量并不起作用。比如，燃素、以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非常奏效的。比如，基因、原子以及构造板块，等等。……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表明：无须提前对一系列事件进行观察，便可以对因果力进行推理的能力，是灵长类动物天赋能力的一部分。……借用语言学家 Talmy (2000) “力动态”的心智模式 (the scheme of force dynamics) 来讲：一个有关物体运动还是停止的内在倾向 (主动动力, agonist) 和外来的使物体运动或停止的抗衡力 (拮动力, antagonist) 的概念，……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就相当于一个拮动力直接作用于一个主动动力。拮动力直接地、刻意地导致主动动力改变其固有状态，这种力动态原型形态是语言中因果结构式的语义基础。……假如人们借助力动态术语来构思因果关系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因果关系这个概念会跟反事实思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了。按照定义，主动动力的内在趋势是：在没有拮动力作用的情况下，它会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在拮动力缺失的情况下，它能做些什么。这很可能是深埋在我们认知组成中的基石。现代逻辑学家们以反事实为依据所提出的更精准的因果关系定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②3}以例 (22) 来说，原告丈夫原来的生活方式跟其身体素质等要素是主动动力，它们一起决定了他的生命周期；而贝尼哈娜厨师的投食行为、两次手术及术后感染则是拮动力，它们合力改变了原告丈夫生命周期的自然趋势。诉讼双方的分歧在于：原告律师把原告丈夫早亡的主要原因，只归咎于贝尼哈娜厨师的投食行为这一最初的拮动力；而被告方则正确地指出，还有更加重要的后续的拮动力：手术不当及术后感染。被告方有充分的理由用反事实条件句来辩护：“那次投食事件以后，如果不是手术不当及术后感染……（这个人）现在可能还活着。”

这就是反事实推理的因果动力学机制，藉此人们可以为既成事实反向假设另外一种可能性，从而平衡由既成事实带来的情绪起伏（较多的是不良情绪），并且为未来在相似情境中的行为进行规划和寻找决策依据。^{②4}例如：

(23) 在政府的帮助教育下，我已经认识到我所犯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性质的严重性，我认罪并且真诚悔罪，我深感到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家人，追悔莫及。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与那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为伍。（中国网 2016-7-27）

(24) “幸亏当时路面通行车辆少，要不后果真不敢想象！”虽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10 个小时，昨日下午接受采访时驾驶员邱先生仍然心有余悸。……“这一次事故，让我遭惨

了，车子坏了不说，同车副驾驶还受伤了。哎！下次遇到，可能我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邱先生一脸无奈地说。（《重庆晚报》2015-6-25）

例 (23) 通过反事实表达来宣泄一种后悔、遗憾的情绪。例 (24) 一方面通过反事实语句来表达一种幸免于车毁人亡的庆幸、侥幸的情绪，另一方面又由于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为未来在面对相似情境时的行为作出了预先规划。

5 叙实性和命题态度与言语行为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叙实性似乎跟逻辑学上所谓的“命题态度”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关系密切。比如，在英语中经常用下列句子形式来表示某个主体（记作 A）对于某个句子（记作 S）所指命题（记作 that S）的态度：

(25) A believe / hope / desires / fears that S.

（某人 相信/希望/渴望/害怕 某事）

从叙实性的角度看，“相信、害怕”的事情是真假不定的，因此它们是非叙实谓词；而“希望、渴望”的事情在目前是没有实现的，也相当于假的，因此它们也可以算是广义的反叙实谓词。^{②5}

事实上，叙实性跟言语行为的关系也很密切。因为有的言语行为要对所说的事情的真假预先有所承诺，所以许多言语行为动词往往具有某种叙实性。例如：

(26) 日本媒体 10 日报道，政府决定承认，先前提供给国会的“地价门”相关文件遭篡改。……日本媒体去年 2 月曝光，政府部门以市场评估价格大约十分之一的“白菜价”把一块国有土地卖给森友学园，供后者盖小学。事件逐渐被深挖，安倍及妻子被怀疑在这桩交易中施加影响，使得森友学园以超低价拿地。……森友学园时任理事长荒井泰典去年在国会作证时“爆料”，称安倍昭惠在这桩土地买卖交易中向政府部门施加了影响。……安倍坚决否认与“地价门”有关联，称如果查出他有不当之举，就辞职。……财务省的做法进一步受到在野党阵营和舆论质疑。9 日，麻生太郎宣布，国税厅长官佐川宣寿向他提出辞职，他已接受。……另外，日本媒体 9 日报道，一名卷入“地价门”的财务省近畿财务局官员 7 日被发现死亡，初步判断是自杀。……在野党阵营甚至要求安倍乃至整个内阁辞职。……安倍领导的自民党一名成员也推测：“不可能把麻生单独抛出去，很有可能发展为内阁辞职。”（《经济参考报》2018-3-12）

上例中，“报道、承认、曝光、爆料、宣布”等言语行为动词，其宾语所指的事情通常是真实的；其主语所指的人对该事情的真实性作出了承诺，并且负有道德或法律责任。^{②6}“要求”等言语行为动词，其宾语所指的事情在当下通常是没有实现的，因而

不是真实的,是非事实。“否认”和“怀疑、推测(说)”两种言语行为的不同是:前者是别人认为其宾语所指的事情是真实的,而其主语所指的人却认为是假的;后者是其主语所指的人认为其宾语所指的事情是真实的或很可能是真实的。^{②7}这样看来,叙实性除了真假之外,还涉及真假的概率和立场的表达等问题。这一切,都有可能使得叙实性这种词汇预设机制在推理导航上趋于不确定。

总之,叙实性的研究,需要跟命题态度与概率、言语行为的类型、交互主观性和立场表达等问题结合起来通盘思考,这样或许可以获得新的理论视野,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

6 英汉反事实推理的两个小插曲

我们再以 2016 年中美两个新闻事件所涉及的反事实思维与表达来比较汉英反事实推理的差别。先看中文例子的事件背景:2016 年 3 月 17 日,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川辽大战第三场在四川男篮的主场进行,赛后双方球迷以及辽宁篮球队员在辽篮下榻的宾馆外发生了冲突。^{②8}在网络新闻评论中,有两个网友的意见如下:^{②9}

(27) A: 最大问题是安保,如果有极端四川球迷想打客队怎么办?这次有红衣男背锅,如果没有,出现了对殴事件或者球迷伤人事件,怎么办?

B: 哪来那么多如果,你咋不说如果没有红衣男也许就没有这场事件呢!(新浪体育 2016-3-18)

上例中,评论者 A 通过反事实推理,意在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态度比较积极。但是,评论者 B 用反问句“哪来那么多如果”表示对这种反事实推理的蔑视,不愿继续围绕安保问题展开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国人对反事实推理的不重视。其实,评论者 B 也用到了反事实推理与表达:“如果没有红衣男也许就没有这场事件”。但是,他明显的是在用反事实语句回敬评论者 A 的反事实表达,目的并不是寻找事情的起因或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从表达方式上看,评论者 A 是用一般疑问句表达反事实意义,语气比较温和;评论者 B 则是用反问句表达反事实意义,带有强烈的反诘、责怪色彩。

英语例子的事件背景是:2016 年 3 月,美国共和党内特朗普和克鲁兹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对决正酣。一个反对特朗普的组织翻出了特朗普现任妻子梅兰妮 2000 年为某时尚杂志拍摄的裸照,并将其制作成反对特朗普竞选的广告。广告上写道:“这就是你所选的下一任第一夫人,不想这样的话,周二就把票投给克鲁兹吧。”广告发布后引起巨大的争议,特朗普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克鲁兹妻子海蒂的“丑照”,并且跟梅兰妮的照片并列,还

配上“无需坦白”和“一图胜万语”的说明。克鲁兹立刻回击道:“真汉子不攻击妇女。你的妻子很可爱,海蒂也是我生活的爱。”同时,克鲁兹也否认与上述竞选广告有关联。后来,特朗普告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说:

(28) “是的,转推(retweeting)这张图是个错误”,他告诉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假如我能重来一遍,我就不会上传(照片)。”(《新京报》2016-4-4)

这种“假如我能重来一遍,我就不会怎样”式的事后聪明,的确有益于人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最大程度地避免重蹈覆辙。但是,我们有时好像并不相信这种反事实思维。例如:

常常责怪自己 当初不应该

常常后悔没有 把你留下来

为什么明明相爱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会来 却不知那份爱 会不会还在
(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部分歌词)

虽然责怪、后悔等负面情绪激发了反事实思维,但是结果还是不相信爱可以重来,只能落得一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哀叹。由此可见,说汉语的人跟说英语的人在反事实思维与表达的自觉性方面,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的。

7 结语

叙实性和事实性这两种现象有时可以在同一个语句中一起出现。例如:

(29) a.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b.早知如此,悔不当初!

(30)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例(29)中“早知今日”一方面预设事实是“今日如此”,另一方面蕴涵“当初不知今日会如此”。例(30)是用周公、王莽的故事,通过反事实和疑问性叙实表达,说明真伪邪正,日久方验。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叙实性和事实性表达有特定的语义预设和蕴涵,可以作为语言推理的两种导航机制,并且它们在指导人们的推理和真值判断方面,经常有效,但并不总是可靠。这正是应了一句老话:语言的道路坎坷不平,过往行人小心注意!

附注:

①详见 Daniel (2012)。

②克林顿夫妇各自的反事实假设的诡异性表现在其只是片面正确,或者说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嫁给加油工的女人当然是加油工的妻子,但是希拉里当初的男友并不是天

生只能当加油工；希拉里如果真的嫁给了他，他以后也未必一定是（今天的）加油工。同样，现今总统夫人的丈夫当然是总统，不过她总统夫人的称号源于她的丈夫如今是总统，但是，不能保证她嫁给谁，谁就是总统。这跟王子与公主这种世袭的爵位不同：王子的妻子是王妃，哪个女人嫁给了王子，那么她就是王妃；公主的丈夫是驸马，哪个男子娶了公主，他就是驸马。

③详见乔姆斯基（2006）第三版序言和第六章，中译本第3页、201页。

④详见乔姆斯基（2011）前言，中译本第ii-iii页。

⑤根据乔姆斯基（2011），基因遗传是决定人类语言能力的第一因素，它决定了被称为第二因素的经验。经验是由我们的基因遗传因素基于语料而建构起来的。此外，还有自然法则这种第三因素决定着语言系统的结构和运算方式。当然，诸如经济原则或效率理论之类的自然法则，对语言、有机体、神经元的分布组织、动物的觅食策略，甚至整个世界都起作用。详见中译本第211-214页。

⑥这是乔姆斯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本科时的哲学导师 Nelson Goodman 对于乔氏天赋论的看法。他们的关系也因此而破裂。详见乔姆斯基（2011）第14章，中译本第128页。

⑦详见乔姆斯基（2011）第14、15章，中译本第128-130、133-144页。

⑧详见乔姆斯基（2011）第2章，中译本第28-30页。

⑨关于思想的语言，详见 Fodor（1975、2008）等。关于乔姆斯基对此的评论，详见乔姆斯基（2011），中译本第28-29、99、271-272、318、333、389页。

⑩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其中有一些实际上是真假不定，如“疑似”和“所谓”。它们都并不保证其真，也不保证其假；有时说话人猜测其可能为真，但信心并不足，所以很难用简单的真假标记来对它们分类。有的还有传信功能，如“貌似”涉及外在的感受信息，“所谓”则有传信的功能。

⑪关于汉语中的叙实动词，详见李新良、袁毓林（2017）及其所列的参考文献。

⑫关于汉语中的反叙实动词，详见李新良、袁毓林（2016）及其所列的参考文献。

⑬关于立场表达，详见 Du Bois（2007）。

⑭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另外，布什这话还利用了传信范畴，将信息的来源转移给英国政府；而一旦涉及传信，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就不能保证。详见陈振宇、甄成（2017）。

⑮以上内容，根据 Pinker（2007）中译本第8-10页，在叙述中加入了我们的认识，[如要引用请看原文](#)。

⑯参考 Daniel（2012）中译本的译者序。陈振宇、甄成（2017）也有专门的讨论。

⑰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有的叙实动词（如“奇怪”）针对的命题是其主语。例如：“他现在还没来很奇怪/一点也

不奇怪”。

⑱以上内容，根据 Verhagen（2005）第96-98页，文旭、高莉的中文导读第16-18页，在叙述中加入了我们的认识，[如要引用请看原文](#)。

⑲详见乔姆斯基（2011）第11章，中译本第97-98页。

⑳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些性质应该是“非事实”思维。即假定一种情景，并在这种情景下进行推理，但是并不保证这种情景的真实性。它可能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如“如果我是你”；也可能是有可能实现的，如“如果我是教师”，所以并不只是反事实。本文认为，反事实至少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跟过去的情况相反（如：“如果我昨天去俄罗斯看世界杯，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上课了。”实际情况是：我昨天没去俄罗斯看世界杯，并且今天在这里上课）；一种是跟现在或将来的情况相反（如：“如果我今天/明天真的去俄罗斯看世界杯，后天就不会在这里上课了。”言下之意是：我今天/明天不可能去俄罗斯看世界杯，并且后天会在这里上课）。因此，那些倾向于否定的“非事实”思维也属于广义的“反事实”思维。详见袁毓林、张驰（2016）的相关讨论。据此，“如果我是教师”可以是一般的假设句（如：“如果我[将来]是教师，我一定要首先教学生怎样做人。”），也可以是反事实假设句（如：“如果我[将来]是教师，那么天底下人人都是教师了。”）。

㉑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非事实思维才是现代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在策划、研究事物时，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假定为真的。例如两军对垒，一方说“如果敌人是7点出发，那么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他实际上是希望敌人的确是7点出发，并且是在这个位置的，因为这样他才好安排对策。他不可能去想象一个根本不会为真的情况，因为这和他的工作毫无关系。什么时候我们才需要反事实条件句，不是这种正常的工作思维；而是在恰恰不需要我们做出负责的选择，仅仅是在口头上进行诡辩的时候。如下面的例子所示。笔者认为，审稿人的意见失之片面。两军对垒时，一方说“如果敌人是7点出发，那么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除了审稿人设想的情况外，也可以是反事实的情况。比如，根据情报，敌人实际上是8点钟出发的，因此远远没有到达这个位置；赶紧在这个位置布阵设防和配置火力是来得及的，等等。

㉒详见袁毓林（2015），袁毓林、张驰（2016）及其所列的参考文献。

㉓以上内容，根据 Pinker（2007）中译本第253-261页，在叙述中加入了我们的认识，[如要引用请看原文](#)。

㉔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应该说明，对已经发生的事而言，反事实表述仅仅是一种情感情绪的宣泄，而对类似的其它个体而言，才有辅助其规划或决策的可能。笔者相信：反事实表述在实现情绪功能（affective function）的同时，具有准备功能（preparative function），可以帮助当事人在心理上

模拟以后怎样避免重蹈覆辙。详见袁毓林（2015）§6 的综述性介绍。

⑤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直接归入某一类并不妥当，如“希望”有时是非事实，如“我希望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最爱”，但这时我还不能肯定他的情况呢。正如本文在前面附注中所声明的，“非事实”也可以归入广义的“反事实”。

⑥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但如果只是传信，即表明信息来源则未必。例如，“昨天电视台报道了二环堵车的事，后来发现根本是一个假新闻”。笔者认为，动词的叙实性一般都是默认性的（default），可以被后续表达推翻。例如：“大家都知道小王今年 18 岁，哪里知道他居然虚报了年龄。”

⑦关于“怀疑”的语义问题，详见袁毓林（2014）等文献。

⑧⑨感谢卢达威博士提供这两个例子，以及他对此的分析和说明。

参考文献：

- [1]陈振宇,甄成.叙实性的本质[J].当代修辞学,2017(1).
- [2]李新良,袁毓林.“知道”的叙实性及其置信度变异的语法环境[J].中国语文,2017(1).
- [3]李新良,袁毓林.反叙实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及其概念动因[J].当代语言学,2016(2).
- [4]袁毓林.“怀疑”的意义引申机制和语义识解策略[J].语言研究,2014(3).
- [5]袁毓林.汉语反事实表达和相关的思维特点[J].中国社会科学,2015(8).
- [6]袁毓林,张驰.简析中国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及其表达的替代方案[J].(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2016(18).
- [7]袁毓林,张驰.中国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及其表达的乐观主义倾向[J].汉语学报,2016(4).
- [8]Chomsky, Noam. A Review of B. 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J]. *Language*, 1959(1).
- [9]Chomsky, Noam. *Language and Mind*[M]. 3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语言与心智. 熊仲儒, 张晓荣,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10]Chomsky, Noam.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Interviews with James McGilvra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语言的科学: 詹姆斯·麦克吉尔弗雷访谈录. 曹道根, 胡朋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1]Daniel, Bor. *The Ravenous Brain: How the New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plains Our Insatiable Search for Meaning*[M]. Basic Books, 2012/贪婪的大脑: 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林旭文,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 [12]Du Bois, John W. *The Stance Triangle*[M]//Englebretson, Robert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立场表达的三角. 乐耀, 译. 方梅, 审校[M]//方梅, 乐耀. 规约化与立场表达.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3]Fodor, Jerry. *LOT 2: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Revisite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4]Fodor, Jerry. *The Language of Though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5]Pinker, Steven. *The Stuff of Thought: Language as a Window into Human Nature*[M]. New York: Penguin Groups, Viking Press, 2007/思想本质: 语言洞察人类天性之窗. 张旭红, 梅德明,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 [16]Skinner, Burrhus. *Verbal Behavior*[M]. MA: Copley Publishing Group, 1957.
- [17]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e System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 [18]Verhagen, Arie.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责任编辑 刘 毅)

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揭晓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第十八届评奖工作于 2019 年 11 月 24 日圆满结束。本届评奖共收到专家推荐著作 24 部, 系列论文 7 种。评选委员会认真审议了每一种参选论著,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5 名:

一等奖:

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赵静著《中上古蜀语考论》(中华书局, 2018 年)

二等奖:

方梅著《浮现语法: 基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郭锐著《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时间参照及其句法后果》(《世界汉语教学》2015 年第 4 期)

侯兴泉著《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中西书局, 2016 年)

李建强著《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王晓鹏著《甲骨刻辞义位归纳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会 供稿)